



珠海出版社

# 风之铃剑

英雄系列

拾贰

高庸作品集

构思情节之奇特新颖；  
塑造人物，犷奇造化；  
对话口语，隽永洗练；  
作品风格，不同俗流。  
武侠之名著，收藏之精品。

第

1

卷



英雄系列

恰空

高庸作品集

# 风影剑



构思情节，奇特新颖；  
塑造人物，巧夺造化；  
对话口语，隽永洗练；  
作品风格，不同俗流。  
武侠之名著，收藏之精品。

第

2

卷

珠海出版社

● 英雄系列

拾肆

高庸作品集

# 风铃剑



构思偏节，奇特新颖；  
塑造人物，巧夺造化；  
对话口语，隽永洗练；  
作品风格，不同俗流。  
武侠之名著，收藏之精品。

3

第

卷



珠海出版社

英雄系列 拾肆 高庸作品集

构思情节，奇特新颖；塑造人物，巧夺造化；  
对话口语，隽永洗练；作品风格，不同俗流。  
武侠之名著，收藏之精品。

ISBN 7-80607-525-9



9 787806 075258 >

ISBN 7—80607—525—9/1·225  
定 价：120.00 元（全六册）

# 风铃剑

高庸作品集

珠海出版社



# 雅而不俗 高而不庸

## ——《高庸作品集》序

罗立群

高庸，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电视剧编剧，现移居国外。

高庸，本名王泽远，1932年出生，祖籍四川酉阳。他出身名门，令尊曾是守护一方的不折不扣的“封疆”大吏。由于世事变化，家境日衰，高中肄业以后，便在台湾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谋生。

高庸自幼酷爱读书，雅爱词章，聪慧过人，在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期间，他整日拥坐在小说堆里，埋头读书，加上他显赫的门第出身、离乱的身世经历，以及他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悟，他终于激发起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。

高庸投身武侠小说创作是在1960年，署名为“令狐玄”。由于他从小就迷恋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，成年后又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因此，他早期的创作如《九玄神功》、《血影人》、《残剑孤星》等书，受珠楼主和金庸的影响极大，这种情况，直到他以后创作，仍不

能完全加以摆脱。

1963年，他仗剑再次杀入江湖，笔名改为“高庸”，取意为“高雅而不平庸”。《感天录》是他重入江湖的进见礼，也是他开始名震武林的第一部佳作。嗣后，高庸陆续推出《圣心劫》、《天龙卷》、《玉连环》、《风铃剑》、《铁莲花》、《旋风十八骑》（又名《纸刀》）等武侠精品，成为驰誉一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。

正当走红之际，机缘巧合，他结识了许多影、视圈人士，于是，转而创作电视连续剧，终至一发不可收，最后退出“江湖”，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编剧。

从1960年初入江湖到1976年退出江湖，高庸在武侠天地里闯荡了16年，创作了近20部武侠小说。除了几部早期作品模仿痕迹较重，水准平平之外，其余大部分创作均可称为武侠精品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。

高庸善于创造故事，对营构小说情节更是精益求精，其情节布局诡奇多变，不落俗套，不走常规，常令读者拍案叫绝。

《旋风十八骑》开篇即以劫镖、保镖这一情节引出几路豪杰的明争暗斗。以劫镖、护镖为线索，布悬疑，摆迷阵，前人作品多有涉猎，武侠大家白羽、梁羽生更熟用此套。但高庸却能自出机抒，别出心裁，在相同套路中创出自己的“新招”。他先营造押镖、夺镖双方的气氛，双方各自在首脑人物策划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行事；双方的头面人物都是足智多谋的高手，可谓“棋逢对手，将

遇良才”，由此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比赛，而劫镖一方又分为几路人马，各有打算，暗自较劲。围绕“劫镖”一事引出的故事、争斗，精采绝伦，其艺术匠心直可媲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智取生辰纲”。然而，令人叫绝的还不在此，当旋风十八骑几经周折，终于劫镖得手之后，谁知镖箱内并没有赃官的珍宝，而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妙龄少女，并由此牵出江湖谋杀案、古画《百鲤图》以及“鬼眼”金三的诈死等多种疑案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创作才华。

高庸注重细心刻画人物形象，其作品中的人物，大都“可圈可点”，生动传神，使读者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《天龙卷》中，主人公江涛这一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。江涛幼遭巨变，身负奇冤，他扮愚藏拙，等待时机。他仁勇兼备，在悬崖断桥上，为抢救梅剑虹、罗小梅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舍命相陪。当他身怀武林秘籍《擎天七式》剑谱译本，而被各路人马追杀之时，毅然采用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将剑谱公布于天下，使人人都可凭聪明才智参悟修习，不让少数野心家以此危害整个武林，表现出他的大仁大智大勇，他的出色人品和高尚的境界。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，如痴情、善良、可爱的少女燕玲，诙谐、耿直、刚烈的“千面神丐”朱烈，老奸巨猾、心狠手辣的“碧目仙翁”颜光甫，都惟妙惟肖，各极其致。

高庸小说的语言，简洁洗炼，雅俗结合，尤其是书中人物的对话和口语，更是符合人物的身份、地位、年龄和当时的心境，隽永、顺畅，亦庄亦谐，殆为一般作家无法企及，为其小说增色不少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高庸是饱含着人世间的热情、至爱以及浸淫着对人生的感受来创作武侠小说的，因此，他赋予作品鲜明的主题，也赋予人物形象生命的光辉，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侠者情怀，是有血有泪，可歌可泣、张扬人性、颂赞仁爱的武侠佳作。

# 目 录

第一 章	从容饮鸩	泣血觅仇	(1)
第二 章	赌场风波	银花惨案	(43)
第三 章	冤家路狭	血口攀诬	(87)
第四 章	高僧遭劫	垂死忠言	(131)
第五 章	恨中加恨	冤上蒙冤	(166)
第六 章	密林窥秘	绝谷藏魔	(222)
第七 章	以毒攻毒	义救火神	(260)
第八 章	巧获秘决	设计复仇	(282)
第九 章	似真似假	虚实莫辨	(337)
第十 章	地窟历险	飞蛾投火	(386)
第十一章	艰苦追踪	窃听敌情	(421)
第十二章	娇娃受辱	变生不测	(471)
第十三章	脂粉罗网	煞星天降	(513)
第十四章	虎落平阳	火炮逞凶	(533)
第十五章	不速之客	河滨决战	(558)
第十六章	伤心往事	重入江湖	(585)
第十七章	假中 <del>有</del> 假	功亏一篑	(631)
第十八章	淫娃血泪	义侠胸怀	(671)

## 目 录

---

第十九章	好人难做	心病心医	· · · · · (709)
第二〇章	欲求释秘	更陷迷团	· · · · · (755)
第二一章	恶客求婚	喜见亲人	· · · · · (782)
第二二章	误铸大错	情天抱恨	· · · · · (823)
第二三章	临危受命	订盟释怨	· · · · · (842)
第二四章	探秘遇险	略现端倪	· · · · · (862)
第二五章	醋海扬波	义结金兰	· · · · · (901)
第二六章	真假会主	又见仇踪	· · · · · (939)
第二七章	惨遭凌辱	逼作牛马	· · · · · (975)
第二八章	铁牢囚虎	色诱英雄	· · · · · (1014)
第二九章	劳而无功	勾心斗角	· · · · · (1049)
第三〇章	蛇神脱困	智闯迷阵	· · · · · (1090)
第三一章	舍己救人	复隐重围	· · · · · (1106)
第三二章	螳螂捕蝉	戏弄兽神	· · · · · (1129)
第三三章	妙计换俘	蛇兽大战	· · · · · (1153)
第三四章	蛮荒求药	冒名行险	· · · · · (1179)
第三五章	图穷匕现	诈死求生	· · · · · (1205)
第三六章	变生意外	计救公主	· · · · · (1234)
第三七章	兄弟重逢	群雄毕集	· · · · · (1261)
第三八章	正邪大会	魔焰逞凶	· · · · · (1294)
第三九章	真相大白	情仇了了	· · · · · (1323)

## 第一章 从容饮鸩 泣血觅仇

# 第一章 一夜间

朔风凛冽，雪花飄扬，一夜间，染出九峻山的峰岩峻岭。

破晓时分，雪停了，天际彤云弥漫，寒意反而更见浓重。

就在这冰封雪裹，万物蛰伏的时候，峰腰雪地上，却出现了两行浅浅的脚印。

那些脚印参差不齐，略显凌乱，正逐渐向峰顶蜿蜒伸展，脚印尽头，是一支为数三十人的奇特队伍，其中有轻裘博带的鹤发老叟，有劲装疾服的江湖豪客，有仙风道骨的星冠羽士，也有百衲缁衣的佛门高僧……人人携刀佩剑，神情凝重，左臂上，都缠着一条黑色丧带。

走在行列中间的，是一名十七八岁秀丽少女，麻衣棘冠，一身重孝，手里捧着一个红木小盒，苍白的粉颊上，泪痕斑斑，杀机隐泛。

这一支包括了僧、道、俗等各色人物的奇特队伍，在积雪盈尺的危崖绝壁间奔行如飞，毫无滞阻。

跨“鹰愁涧”……

越“落魂坡”……

直抵峰顶“承天坪”外，才在一株千年古松下，齐齐停

步。

队伍甫停，树顶人影连闪，飘落下两名背插长剑的玄衣道人。

行列前端，一位满头白发的枯瘦老道，沉声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两名玄衣道人肃容躬身答道：“三天以来，那人未离茅屋一步，天亮前，其徒曾冒雪练剑，现在也已经休息了。”

枯瘦老道脸上掠过一抹喜色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是上苍有眼，霍大侠英灵护佑，该当报得血仇。”接着凝神转身，向众人低声说道：“大敌当前，恐难免一场血战，各位道友先请就地略作调息。”

三十位武林高人默然领首，就在松树下挥雪席地趺坐，各自运功调息起来。

枯瘦道人望了望那孝服少女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姑娘也请暂释悲怀，令尊罹祸，恒山派近在咫尺，事先未能防范，贫道难辞其咎，今日好歹要替令尊讨还这笔血债。”

孝服少女没有出声，螓首一低，两颗晶莹泪珠，顺腮滚落在雪地上……

旁边一个生得虎头燕额的锦袍老人，忽然浓眉一挑，哑声道：“好侄女儿，别哭！血债血偿，等一会儿，罗伯伯要亲手挖出那厮的心肝五脏，给你那惨死的爹爹看个仔细……”话未完，苍首一俯，自己也老泪簌簌而下。

枯瘦道人肃然道：“姓杨的武功高绝，匿迹荒山近二十年，必然又有精进，稍时动手，须不要再顾忌江湖规矩。”

锦袍老人含泪扬目，眸中杀机闪射，切齿作声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咱们干什么来的，难道还跟他把臂叙旧不成！”

群雄尽皆悚然，一时间，心里都好像压着千斤巨石般沉

重，有些人不期然暗暗感到震懔：杨君达以十柄风铃魔剑纵横武林，剑出人伤，从未失过手，看来今日承天坪上，不知又该哪些人难逃劫数？

承天坪高踞九峰山绝顶，四面峭壁，形如仰盆，坪上多松，只有靠近山峪口一条出路，当路空地上，建有一栋孤零零的茅屋。

这时，茅屋门扉忽然“呀”地启开，一位蓝衣少年手持竹帚，大步跨了出来。

少年约莫二十岁左右，生得虎臂熊腰，器宇轩昂，面如满月，唇若涂朱，两道剑眉斜飞入鬓，双眸炯炯有神，英爽之中，带着几分书卷气，纯朴之外，又有几分少年人的倔强。

只见他袖口高高挽起，拖着竹帚，刚待清扫屋前积雪，突闻一阵“沙沙”脚步声，抬头一望，这才发现山峪口人影闪晃，大批不速之客，正向承天坪涌来。

蓝衣少年骇然一惊，沉声喝问道：“喂！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群雄飞掠疾进，刹那间，将坪上茅屋和唯一出路扼住，那为首枯瘦道人才才面罩寒霜，冷冷答话道：“速告令师，就说恒山一尘道人和武林正道四门五派掌门人，以及太原霍家遗孤，特来拜候。”

蓝衣少年惊“哦”了一声，急忙抛了竹帚，拱手施礼道：“原来是武林各派掌门前辈驾莅，请各位老前辈稍待片刻，家师正入定，大约还有半个时辰就好了。”接着，四顾一眼，又腼腆笑道：“请恕晚辈待慢，茅屋里实在太窄，无法请各位老前辈入屋奉茶……”

一尘道长冷然截口道：“贫道等冒雪登山，正因有要事见令师，岂能久等！”

蓝衣少年迟疑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但家师入定的时候，晚辈不敢惊扰……”话犹未完，人丛中那姓罗的锦袍老人已厉声叱道：“啰嗦什么，去叫他出来！”

蓝衣少年微微变色，一眼瞥见老人背后沉重的太极牌，微愠问道：“敢问老前辈是太极门的……”

锦袍老人怒目喝道：“小子，你不配问，叫杨君达那匹夫出来答话。”

蓝衣少年听他言语侮及师父，登时怒形于色，一俯腰，又把竹帚拾了起来，叱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，竟敢上门欺人，辱骂家师。”看模样，他是动了真火，准备用扫帚把这不讲理的老家伙扫出山峪去。

适时，茅屋中传出一声轻咳，一个严峻的口音说道：“浩儿，不得无礼。”

仅这一声轻咳和短短一句话，数十位武林高人竟闻声色变，身不由己，潮水般倒退出三四步，“呛，呛”连响，有的已经拔出了兵刃，近百道满含惊悸的目光，一齐射向茅屋门口。

木门缓缓启开，一条修长身影，安详地跨了出来。

那是一位年约五旬的青衫文士，面白无须，神采逼人，虽然已逾中年，举止间仍不失洒脱俊逸，除了两道浓眉略嫌煞气太重，的确称得上是位浊世美男子。

他一出茅屋，气势姿仪立即震慑全场，数十名武林高手，人人屏息静气，凝神蓄劲而待，暗中都紧紧捏着一把冷汗。

蓝衣少年连忙侧身退开一步，躬身叫道：“师父——”

青衫文士略一颌首，举目扫了一匝，脸上不期闪现一丝惊异之色，微笑道：“是什么风把中原武林俊彦之士，一齐吹到九峰山荒岭上来了？”

恒山一尘道长霜眉一扬，冷冷接着道：“杨施主好深的涵养功夫，贫道等的来意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”

青衫文士闻言一怔，随即道：“道长这话叫人不解，杨某人正奇怪诸位怎知我隐居之所，更遑知诸位来意……”

一尘道长冷哼道：“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杨施主何必妄想推诿抵赖！”

青衫文士顿现不豫之色，扬了扬浓眉，轻声道：“杨某人当年闯荡天下，满手血腥，从不知‘抵赖’二字，不过，自从归隐九峰山，已有二十年未履江湖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那姓罗的锦袍老人突然“嘿”地一声冷笑，截口道：“好一个二十年未履江湖，为什么单单去了太原府？”

青衫文士脸色微变，沉声道：“罗承武，你要自知尊重，就凭你适才对小徒口出秽言，依杨某人当年脾气……”

太极掌门霹雳神翁罗承武倒跨一大步，反手撤下背后太极牌，暴喝道：“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，姓罗的今天既敢登上承天坪，就没有把你杨君达那几柄破剑放在眼里。”

青衫文士浓眉陡地双挑，正待发话，恒山一尘道长已及时拦住霹雳神翁罗承武，低声说道：“罗施主再请压抑片刻，咱们必须先把话说清楚，要他口服心服，俯首认罪。”

罗承武一连怒哼了两声，却没有再开口。

一尘道长转面又对青衫文士说道：“贫道深知杨施主傲骨天生，自己作的事，决无不敢承担之理，是以，贫道不妨再说得明白些，我等此来，是为了太原府霍大侠父子那桩血仇……”

青衫文士神情一震，惊道：“什么？太原霍宗尧他……已经死了？”

一尘道长强抑悲愤，不答反问道：“武林中谁不知‘剑带

风铃，鬼泣神惊’的厉害，杨施主，应该问问你自己什么时候失过手？”

青衫文士恍然道：“原来道长言外之意，是疑心杨某人杀了那霍宗尧？”

一尘道长正色凝容道：“并非疑心，贫道已经断言那杀害霍大侠父子的凶手，便是杨施主。”

青衫文士猛然注目道：“道长是出家人，应知含血喷人，罪当……”

一尘道长用手一指身旁孝服少女，厉声道：“遗孤在此，证物俱全，杨施主，你还想狡辩？”

那孝服少女热泪盈眶，双眼迸射出无限怨毒愤恨的光芒，玉齿紧咬着樱唇，猛地掀开了手中那只红木小盒。

一尘道长手腕一抄一抖，但见两道银芒，夹着一声“叮铃”的刺耳声响，闪电般地曳空射出。

“笃！笃！”连声，两支长约五寸，寒光映射的短剑，已插在青衫文士身旁门扉之上。

那短剑与一般剑形稍异，剑叶其薄如纸，护手前却又有一小节中空，内中嵌镶着三粒玲珑精巧的小小金铃，难怪短剑划空时，会有尖锐的风铃之声。

青衫文士初闻铃声，脸上已经变色，这时猛然扭过头来，手臂疾抬，两把小剑都到了他手中。

当他目光落在小剑剑柄上，身躯更是突然一阵颤抖，先前那种豪迈倨傲之气，刹时间尽被惊骇怔愣所取代。

一尘道长目中精光爆射，沉声道：“杨施主号称‘风铃魔剑’，请务必审视仔细，这两柄小剑，可是施主当年仗以扬威肆虐的独门暗器‘风铃剑’？”

青衫文士双眼盯住着那两柄“风铃剑”，脸上神色瞬息数